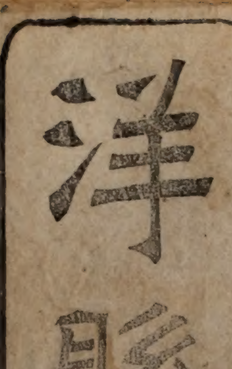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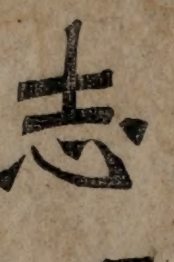


洋縣志卷五

藝文志上

雍伯





洋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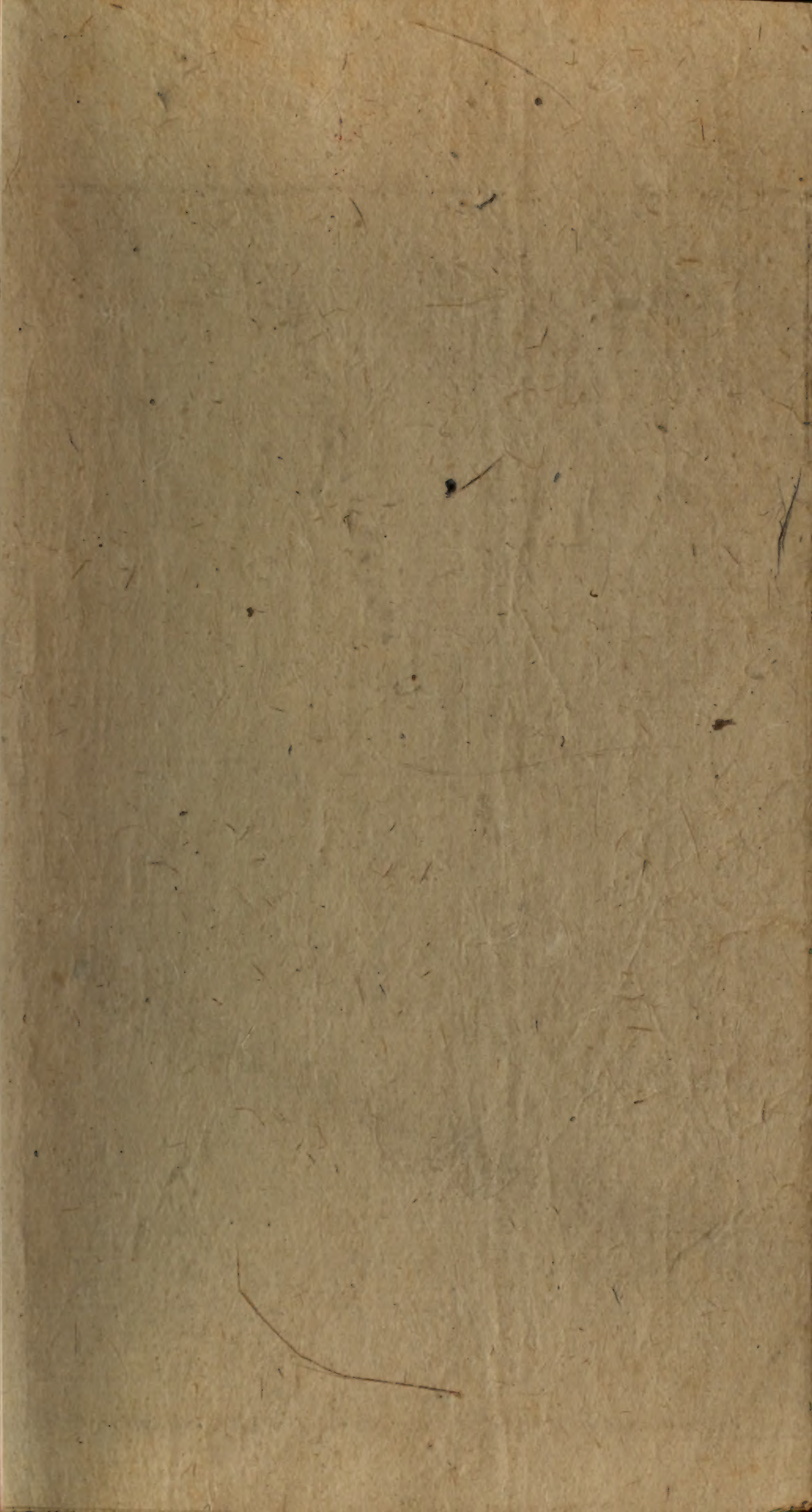
西蜀文龍署

洋縣志卷五

藝文上

日知錄云文之不可絶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必多一篇之益矣洋縣藝文原志與斯旨合其先詔諭尊王章也至若詩歌詞賦爲本地風光不宜沒之固已而其所以爲一時絶唱千古流傳者大都因乎其人其事非徒侈陳景物逞尚才華已也師其意而述古選今以備藝文志

詔諭



人俱有身家性命凜之愼之至秦秦承恩前奏賊匪向東北
奔竄伊同王文雄迎頭截擊今閱景安所奏賊匪在洋縣
屯紮秦承恩在秦嶺相機堵勦是前此並未迎擊僅在秦
嶺駐守而明亮德楞泰又落賊後無怪其均未有續奏也
秦嶺地處扼要賊匪斷不敢越過但該署撫與王文雄僅
事駐守設賊匪東趨商雒轉致無兵攔截或徑由子午谷
窺探省城則秦承恩腹背受敵尤屬不成事體著酌量情
形應留一人在秦嶺駐劄踹探賊蹤相機截殺其子午谷
一處酌分一人帶兵駐守並知會花尙阿陸有仁留心防
範至景安分派兵勇防堵情形所辦尙是鄖西一帶係襄

嘉慶三年戊午正月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明亮奏高均德折竄漢中伊等帶兵追剿朕即以必係齊王氏等大夥賊匪北渡漢江明亮等畏罪不奏今據景安奏高均德渡江後又有一股賊匪接踵過江並有騎馬女賊數百人此非齊王氏等大夥而何且賊匪竄至五郎而明亮甫趕至洋縣已落一站之後可見節次所奏俱係飾說全不足信此時姚之富齊王氏等自已與高均德合夥該處雖有山路亦有坦途不得復以險峻藉口吉林黑龍江官兵弓馬便捷更可展其長技明亮德楞泰當趁此速行截勦拏獲首逆儻仍前延玩伊二

南奔竄此時方維何等正由東南進兵迎勦倭什布以伊
帶兵前進恐西路空虛不免顧此失彼派令游楝雲帶兵
一千五百名星夜馳越城固洋縣一帶合勦所見甚是倭
什布現在率同官兵五百名仍在鳳縣一帶緊守要隘另
調甯夏兵一千五百名督標兵五百名趲越行營會集此
項官兵合計已有二千五百名足敷分布務當督飭將備
於各要隘一律嚴防遇有賊匪西竄即應迎頭截擊就近
撲滅設防禦稍有不力致令該匪竄入棧道則惟倭什布
是問

十九年甲戌正月甲申

陽鎮所屬路超吉已抵新任張文奇應速回豫省幫同堵截

十一年丙寅八月辛卯

諭軍機大臣等倭什布奏探明叛賊南竄洋縣現在分路截勦一摺據稱該逆於前月二十日擾至西江口營有本營新賊六七十人內應以致失守護遊擊守備田得被戕該逆等先令百餘人沿河奔竄意在踹淺偷度經留壩文武督兵斃賊二名餘匪驚竄折回合同大股東竄原公擾至洋縣等語看來此股叛賊卽係盩陝匪徒本欲乘閒偷渡竄入棧道自是探知西路已有官兵前來是以折向東

欲四出亂竄分我兵力總當注定成股之賊痛勦窮追使其無裹脅之暇無掠食之資方能迅速埽除長齡等務勉力速辦勿稍遲延是月陜甘總督長齡等奏報勦辦萬五股匪三次獲勝

上諭曰此事以迅速痛勦爲主我兵不宜多分隊伍先儘大股賊匪盡行辦淨則小股賊匪震懾聲威散者必衆總以殲戮逆首萬五爲要領接那彥成奏報甘肅兵已凱徹過西安時若尚需兵力酌留兵五百名亦可如辦完萬五郎不必留矣用兵之道合則氣壯分則見單不可墮賊詭計將軍賽沖阿帶兵千名由洋縣而來汝等同心協力殺賊

上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洋縣竄匪踹淺過江分別督辦一摺此股竄渡漢江之賊同日據賽沖阿奏到該將軍行抵沔縣因聞該匪等渡江竄至入寶臺即移兵洋縣先辦此股竄匪其沔縣黑河之賊已派寍羌遊擊林向榮帶領寍羌陽平弁兵五百名在彼堵勦已降旨令賽沖阿督同楊芳祝廷彪先將渡江之賊勦捕完竣再移兵會勦他股並合多隆武督率桂涵羅思舉嚴防黑河之賊南竄其麻大旗一股賊匪人數不少著楊遇春迅速追勦並就近督辦竄近嶽縣零匪至盩厔峪內尤九陳四股匪著長齡督率吳廷剛等趕緊辦竣此次賊衆多係山內匪徒其意總

追勦紅號綠號股匪吳廷剛等並已由北逼勦而來該賊匪不致遠竄可以就地埽除勦竣此股若數十里百里內有賊竄至自當隨時截殺若在數百里之外切勿窮追遠涉務當步步緊顧川界川省邊防嚴密即所以助陝省成功並傳知多隆武暨桂涵羅思舉分督弁兵在川省沿邊一帶多設偵探加意防範其七盤關及沿江一帶均派兵巡邏聲息相應勿稍疏懈

奏疏

洋縣修城卹民疏　　李遇知

題爲洋城宜包洋民宜卹仰祈聖明俯從末議以保蒸黎

安良佗膺懋賞勉之

二月甲午

上諭軍機大臣等賽沖阿追勦苗小一股匪已渡漢江北岸因聞另有藍號股匪數百人由太陽灘踹淺渡江旋又折回追勦殲獲賊匪四百餘名擒獲僞先鋒旗手多名所辦迅速可嘉陝省賊匪均各蓄意入川以圖勾結川北川東與陝境處處可通巴山老林路徑叢雜搜勦亦復費手此時緊要機宜總以防賊入川為要現在陝省賊匪已有各路官兵分投緊躡不致散竄而江岸遼闊賊匪屢次窺伺儻賽沖阿深入陝境轉致後路空虛該將軍在洋縣一帶

銀用或不給則那縣之贖鍰增補竊恐囊中之金不輕割也包城舉臣募之上官未有不動念爲照管者非常之舉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臣所仰望皇上採臣未議下撫按立限急行也又中州馬戸皆官當官走每過往員役縣官一概應之洋每年僉報召募報一人傾一家不至鬻賣吸髓不止是以小民有盡之脂膏塡無盡之谿壑今議條鞭額定站銀及馬夫工食買馬止招馬夫餧馬並不立召募之名着落官當者杜差官承差之需索酒飯並分外借馬等費事雖小而省多庶民脫魚肉鞭撻之苦民得樂業官重愛養之實淸華之選以此殿最皇上勵之於前罰

事臣聞事不一勞不能永逸法不革弊不能與利聖明在

上宏恩普被臣洋均一土地均一人民獨偏苦向隅臣洋

士也世居其邑目擊大端有三一則城之不可不包也請

請內帑中外軍餉方急議無措言捐助三空四盡維正尚

艱何敢輕瀆天聽今自臣始臣捐俸一年計可五百臣之

邑有衆紳及有力之家多少不等量力輸助不可强亦不

可避樂義之心孰肯甘後再照臣洋舊爲州治幅幀頗廣

計內空地不下數頃原價每畝二兩合增價十兩以原價

給源主以八兩修城總計若干似可少裨益萬一地給城

外之人藉以實城則守城有人公私兩便也合捐助地畝

泒郞給酒飯官給賞之則吏役有所庇護亦得向前申一語也臣所望皇上採臣末議下撫按查照急行也臣請包城爲朝廷固封疆革馬戶大戶爲朝廷惜殘黎爲公非爲私也臣往待罪東明官走馬官起解𦇧內入府稱以爲善方敢披瀝陳情代民請命臣洋士不言洋苦誰言痛癢關切水火同受冒昧是䟽崇禎七年五月丙奉聖旨包城官養馬官收解着撫按卽申飭舉行具覆陝督楊鶴陝撫練國事具題遵依永著爲例

碑文

韓公襲美堂碑　　宋　宋華州牧

之於後臣所仰望皇上採臣末議下撫按立法急行也又收頭之苦收頭報之大戶添搭賠補之害緣洋徵收前後傳舍其官條加再加每兩或加二加三利入官而累賠民甚至傾銷之添搭起解之添搭每百兩不下五七兩道路盤費衙門使用尚且不貲一貧役耳祖父母血汗家計委之泥沙呼號怨痛不一二年蕩然赤身嗟乎非朝廷赤子乎今議用役滿吏在櫃收記止塡年月銀數不許分外多要一文至起解時官不妨親往親交止給添搭每百兩三兩足矣申請分外使費一切停罷官限季終彙解彙算毫不擾民間有府提差人隨到給文不必停留庶塞酒飯科

畧灰燼之餘而堂幾墟矣惟二公慈惠之政風雅之什根於人心傳於翰墨夜光絢爛獨與天漢俱永豈亦有神護持之耶乃相與屬其父老而告之曰吾聞春秋之世韓獻子有大功於趙故宋興與韓氏特興今國家再造其子孫尚多賢汝蓋迹二公遺墨勒諸金石而往告之且賀其必有興者父老咸歡喜踴躍再拜以請曰碑立矣漢水在比公言不食併詮其詞刻之以傳不朽

古學田碑　　文伯振 州學教授

蜀自劍而東洋爲望郡郡之學改建於紹興兵火之餘規制壯麗甲乙東西州惟學田未始增置租入無幾凡興壞

宋臣之盛未有如韓氏者初尚書左丞贈太子少傅忠憲
公儀大丞相魏國公琦皆進士崛起蔚然勳德相望及其
父子兄弟一門四世爲卿相議者謂源流相委皆忠憲所
出蓋天之阜昌韓氏未有艾也夫豈其然耶祥符間忠憲
公以太常博士出守洋州實生仲子僕射公纘後五十年
繼領郡事是歲嘉祐五年洋人德之士大夫榮之爲作襲
美堂二公亦不鄙此皆賦詩見意遺洋人爲之九鼎重蓋
自祥符歷嘉祐以迄於今踰百五十歲邦人頌而歌舞之
不少衰焉噫天之生斯人將以爲宗社華裔之福而洋再
世私之其爲榮幸宜如何乃今洋居敵衝凡城邑官府大

自今廪食常有蓄講習常有書齋宿常有廬公之德我者
深矣公亦喜曰自今他務可次第舉矣乃敕脩禦乃斷獄
訟乃蘇民瘼乃剔吏蠹凡圭黍利害悉興去無留越明年
考書而治聲大著課最僉舉凝香燕閒寬綽有餘葢爲政
而得其本則小大畢舉如挈裘振領整整而不紊者類若
此哉嗚呼自三舍法罷郡縣學僅存居官者未嘗問也况
重兵雲屯士馬錯雜期會迫怵上下相恐何暇議俎豆哉
公乃勇於必爲急俗吏所緩惟恐弗及然後知其識之高
且遠矣諸生欲繪公像於學宮之東序以昭盛德邦人喜
聞咸謂其宜公亦不能禁也伯振嘗謂士大夫不可以無

補廢執事者俸廩盡取給焉故養弟子員日不滿二十名歲或水旱凶歉則用度告窘束手無策士氣萎苶無講磨游息之樂淳熙九年夏四月太守趙公始至修謁先聖顧謂伯振曰有學如此殆未可使虛設也勸勵風俗之責我將何辭於是月終諭士子畢試於學旣試之三日又取諸生所習文論辨優劣按作常式雖盛寒暑不廢且舉酒祝曰學校政之本毋謂緩而不切毋捨本以趨末未幾士幸鼓篋而來者源源矣公歎曰今士稍嚮方來者未已是豈可廩無粟耶遂取官田一千四十畝有奇盡畀之學爲育材永久計蓋得於編氓墾闢之餘寸尺無所擾諸生言[?]

甲于一路領郡者多名輩嘉定己卯邊備不戒大敵遂犯
梁洋郡治悉遭焚燬及敵兵敗于三泉不閱月遁去宣司
委東平李信甫來領州事規畫修葺未周年州治比舊加
勝葢是時四郊尚多木植民間物料未甚耗蕩故爲力差
易歲辛卯敵已攻破關表諸郡重兵凡兩次自武休石頂
原侵洋州廨宇又爲灰燼椽瓦不存迨三數月然後引而
東方寡之般攝郡者縱其所部四山採薪打糧弗能禁戢
郡治以此日壞壬辰首夏今制相侍郎李公副使兵部趙
公以沙溝李侯守米倉撫虞及出奇於河池兩當鏖戰有
勞自選鋒軍統制保申朝廷委以郡寄侯當州府殘破後

學識苟無學識求其政之得所先後難矣觀漢文翁興蜀學班史特表而出之乃知趙廣漢韓延壽輩未免爲俗吏也然則公之肖像在學接肩聖賢無愧矣公諸王孫名善拊字循仲篤學取名第高文麗句寫山川記風俗詠情性得之自然抱負經濟將爲世用見諸事業復有大於斯者其可不書涫熈十年四月吉日

統制李侯重建州治碑　陳教授名失

洋在唐隸山南西道爲節度軍州自國朝丹淵文與可擁麾此邦蒞政之暇賦三十韻詩以狀園池之勝鮮于子駿蘇東坡兄弟皆屬和郡望由是益高公宇雄壯市井駢闐

者于此可以槩見但郡經兵火租入已免省計又空材植
無可取侯不辭孔艱樽節用度竭力措置使泮人再見太
平官府可謂不負兩司委任之意矣侯性資忠厚才識明
敏不事華飾忘私急公決斷之外自以己俸修治軍器常
獻之制垣有書褒美當敵兵猖獗盡力守禦鏖戰獲捷御
軍有法麾下無一敢踰紀律者蓋其曾祖師顏起自小使
臣知耀州日關陝紛擾號令不通遂率衆棄家屬越北境
復來本朝敵人遣其弟招之不顧宣司保奏朝廷錄其忠
孝差知興成西和等州武藝絕倫逮北軍侵疆屢摧大敵
佐光堯壽聖皇帝中興天下積官至少師保寧軍節度使

專意撫摩招集流移收捕盜竊長城可恃民業復歸自夏
徂冬井邑如舊先是郡宇皆瓦礫寄治倅廳侯不遑寧居
因委州縣吏勸諭居民和買材木先剏立鼓樓譙門甫立
即經營公宇以規模稍大棟梁不易辦且謂非得民居之
宏麗者不可建立適郡東有屋甚巨其家弗能守欲易之
於官侯以三千餘緡得之因義士分番在城者俾之折卸
搬舁赴州自季冬涓日命工營葺至癸巳春不踰月堂已
落成繼立宅堂高下相稱簷瓦鱗次甍棟翬飛氣象鼎新
頓還舊觀方欲建簽舍修吏房三門四隅以次而舉詩所
謂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禮所謂輪焉奐焉歌于斯聚于斯

山入正定至極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
遠也出而求之乃之南岳見長老承遠居巖石之下羸形
垢面躬負薪樵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俾得以疾至故示
專念書塗巷刻谿谷率勤誘掖度援於衆是爲教魁其徒
至萬計法照乃從學而專教天下故作五會念佛法事依
無量壽佛經廣說偈頌以專念爲教體其中亦開無生忍
法至是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
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若道場以尊其位德宗皇
帝讚法照曰性入圓妙得念正眞悟常罕測諸佛了因帝
又問曰佛留下法衆皈依何門法照以偈答曰諸佛在心

隴西郡開國侯歷四大監司至侯方四世其規爲謀畫有乃祖之遺意焉侯領郡幾周年洋人甚安之懼其營建之功湮没而不見知於人也故記其歲月於廳壁侯名顯忠

## 念佛巖大悟禪師碑記

閔文叔 邑紳

昔唐代宗時有聖僧焉姓張氏名法照興勢縣大瀛里人也少捨家爲沙門證定慧力入於神通嘗遊廬山適南岳得法而歸在此巖上庵居泉飲日夜專念阿彌陀佛每念佛時常化佛空中顯現聲不加大聞於長安天子乃遣使者以禮迎之既至賜號爲供奉大德念佛和尚又號五會念佛法事般若道場主國師而天子承教焉初法照居廬

與現色身於沒後神變自在無礙也由其當日念佛於此
故世記此巖以念佛名之又從而構立祠宇焉迹其道場
之處則今巖殿之後有草庵基其經行之地則今山徑之
側有錫杖泉其遺教則有五會念佛法事其遺像則此殿
壁之上有古所畫法照行像至今郡人每歲以仲夏六日
致祀于是巖四衆集會是日能使疑者信慢者敬斯亦威
德神化所感而然也或曰旣聖矣猶現形念佛者以何義
耶以何義專念阿彌陀佛耶曰以經考之西方去此十萬
億佛刹有世界焉名曰極樂彼世界中有如來名阿彌陀
現在說法無量菩薩及聲聞衆恭敬圍遶左觀世音右大

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帝乃大悅經讚廣布流行法照在長安居章敬寺每入城邑聚落常以布施攝衆念佛從化者甚多至不可計莫不奉持齋戒厥後城中有一屠者爲失利養起瞋恨心袖刃而來將不利於法照時法照以他心智知其心念謂屠者曰爾欲墮入地獄耶而來害我屠者愕然棄刀於地悔過作禮願從念佛念之數聲奄然立化法照亦結跏趺坐而入圓寂勅謚大悟禪師是日在彼歿己比張氏家明覩其形容須臾乃現神變隱身巨石之中遂不復見焉嗚呼法照禪師者其西方之聖人乎不然何以遊神彼國行化此方度惡人於須

之衆人傳之後世使聞之者皆發信心而歸正覺是故立石此巖而述其事義以記焉

五雲宮碑　　元　失名碑字磨滅莫攷

昔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皆有功德於民祀者煞也神乃漢天師七代孫唐天寶元年五月五日降生於南宜州張姓之門諱嘉字伯達父諱綬母盧氏誕之辰異香浹日自幼好儒術節義自負年十五遊長安與李泌爲友讀書泮宮値祿山叛中原擾攘肅宗舉兵恢復神乃布衣上書屢有戰功補參軍事又從李

勢至二大菩薩而為上首彼佛如來光明無邊十方普照壽命無量一國皆同故名阿彌陀又名無量壽又有異名謂無量光彼世界中珍寶嚴飾香花充滿無三惡無八難所有衆生皆如自在天所有菩薩皆住不退地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是故彼國名曰極樂無邊世界諸佛如來皆共稱讚阿彌陀佛所有功德他世界中若有衆生聞彼佛名生淨信心能如十六觀行修行迴向願生彼國者隨願得生永出輪迴終成正覺此法照所以專念阿彌陀佛之義也且三皈六念以佛為先一稱南無佛陀菩根無盡況能專念者乎法照以此教人蓋得其要矣我願以此法門示

王繼又加昭德營宮於縣治東南隅神之豐功偉望盛德

大業視千載如一日矣丙申丁酉間兵火蔓延祭祀少替

郡人負神像之郃陽郃之大夫士庶爲建行祠覲洋如一

固有弗欽至元間守廟者復迎神像自郃以歸時值亢陽

郡人復以旱告頃卽大沛甘澤民皆懌悅撒黒撒等來攸

是邦目擊盛事欲以神之顯應勒諸堅珉予才陋職卑未

能侈揚盛德然變故之餘碑碣磨滅莫爲之紀神之靈跡

不可復知故勉爲攷諸鸞降之筆與夫靈感異應采而出

之以叙其顯化之本末云爾

李邑侯剏建瀵濱堰渠石槽碑　　明　張四衡廣文

泌平賊凡百餘戰未嘗少萌怯心上甚寵錫雲居宰居官
未幾而卒時年二十三歲也治雲居時視民如子邑人嘗
有言曰我公正直死必爲神旣而不忘其言乃相與立祠
于古寺大樹之旁常尸祝焉越數月李泌知神卒遣使撓
文臨吊神于空中與使者語甚悉繼而五代紛更神跡暫
晦後七十六年遇義忠禪師自冥入蜀神影託之以至於
洋忽一日義忠宴坐林下見神自天而降宣　上帝命加
神職血食梁洋自是數出靈異四方之民有以水旱雨暘
疾疫災異禱者曾不旋踵而應邦人於是聞之有司有司
奏之朝廷嘉其功褒以王爵其先封正直靈佑忠顯通慧

砌其底方石翼其旁條石橫其梁油灰灌其隙虛其下以爲澗水之行高其上以爲徒行之徑敞其上中以爲渠水之道宏傑壯麗堅固而不可動比前日之枯木朽株頹梁斷塹民望而震焉者李侯於是信有力焉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數丈之槽利數千畝之田民之往而來者日凡有幾使槽灰石幸久不壞則李侯之惠利於士民可以數計哉第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李侯有時而去石槽有時而或毀使其繼之者皆如李侯之心不時補葺俾歲歲維新則槽爲永賴之利李侯之力繼者之功當與槽而俱存也民受其賜詎止今日已

洋令李侯剏建二石槽成洋之士民感侯之德圖豎碑以垂久遠上請其事於分守周公公嘉樂之允其事屬不佞作文以記之不佞何能文爰祖分守周公批允之意爲之記曰自縣北距灙瀆堰之右有田數千畝問其灌溉自溜墒灣引河水循山麓紆廻南下中經二澗澗深廣數丈舊架木爲飛槽渡渠水以達于田槽一歲一修其費甚鉅且値夏月需水之急而澗水暴漲湍湃衝擊木槽蕩然無復存者田父環視付之誰何苗日就槁望失有秋民苦者久之李侯因丈田至其處憮然太息曰木槽之爲民病有司之咎耳遂捐俸金易灰石傭工匠授方畧日往課督大石

萬七千五百畝有奇先者居農以杙梁橫竪于外荆棘綢繆其中藉爲障水貝每遇河伯揚濤幸洶然澎湃而新畬禾苗歸之一浪矣父老悵望咨嗟莫可誰何坐是國稅民生爲之兩病余邑宰張公目擊其艱即欲興役大埧以爲事非一邑事而費非一邑費也併協謀於城宰高公上其狀聞於郡守李公郡佐張公皆惻然動念亟贊曰可聞于分守蔡公分巡張公二公惘惘乎若饑渴之由己也亦曰可乂轉聞於直指于公公以修之名實詳哉覈之卒允其議命甫下洋以俞丞城以張幕董其事砥石於山鍜灰於爐而羣材畢集焉經營纔月而畚鍤告完敞其門爲五洞

乎此分守周公之所以慮而欲有繼以告於後也倘所云李侯專美於前任至於殆廢則非作者思爲利於無窮之心亦非記者欲垂愛於不朽之意嗟嗟尺寸之碑安能使此槽常新而不毀也哉李侯諱用中河南雍邱人癸未進士性鯁亮機警有大志爲民捍患興利百廢俱舉石槽特其一事耳二槽經營於正月初九日告成於三月初十日凡五十日云

新建楊塡堰碑　李時孳

洋之邇西與城固接壤有河曰壻女導水灌田因截其流爲堰堰名曰楊塡而洋與城之民咸共之總計所灌田一

几更而處置得宜卒未前聞邇者建議啟工洋之張公城之高公而誘掖計畫力爲主張者則郡守李公郡佐張公軫恤阡陌區爲指示者則分守蔡公分巡張公至于專委任嚴科條者直指之力居多焉厥功之成豈偶然哉於此益信創之者固難而守之者亦不易也何者天下事以衆人成之常不足以一人敗之恒有餘千丈之堤潰于蟻穴矧此堰乎倘後之人因其基而時爲補葺之則歌帝力者將世世不休而數君子締造之恩波庶幾與此河俱長矣不然任其頹敝而莫恤則有非今日意也是役也論田則洋之田多城之田少論費則洋之費七城之費三因併記

傍其岸為二堤水漲則用木閘以阻泛濫水消則去木閘以通安流凡築砌防範無不堅以固周以密也于今庤錢鎛而瞻眺者驚同九里潤同視向之枯木朽株煥乎一新矣余因是為之言曰洋城之民無異業惟此田田為常產第水利每歲動稱不足者蓋由上之人積習因循以致堰之敗壞使然其有倡率綜理如今日之舉乎即如今日之舉藉令財不裕未善工不省未善利不百亦未善且也所轉移者賑貸之穀也所度支者三百之需也所沾滯者萬命之夥也一舉而三利附孰謂此堰之修非一勞而永逸者哉又有說焉非常之功非常之人建之此堰之修不知

陂渠如灞滻之飛槽楊塡之活堰業已成功迺相視斜堰
捐俸金採石鳩匠晝示方畧日往監課用大石橫河油灰
灌隙分門閘板覘水之消漲以時啓閉自底至脊高丈許
上可通行若津梁然望之如長虹截流雖洪濤數與震蕩
怒號終莫能壞其左爲渠二百四十餘丈引水入阡陌堰
成而水妥行焉由是吾洋民知有斜堰之利而不復知有
斜堰之苦矣是役也經始於萬曆己丑之五月告竣於是
年八月會詔下徵公以十七日去洋士民號泣而送者數
十里既去年餘而民思彌篤相率請於兵廵郭公公素加
意撫綏者喜示曰賢令莅任五載德政種種今立碑垂遠

之以爲後鑒焉余躬覩盛事愧不能文而邑父老固懇以垂不朽道其事如左因以口爲碑于公諱永清山東青城人蔡公諱應科福建龍溪人張公諱太徵山西蒲州人李公諱有實山東黄縣人張公諱書紳直隸柏鄉人

李公石堰碑　　李時塾

洋治北灤水爲堰者三曰灤濱曰土門最下曰斜堰堰廣五十餘丈灌負郭田八百餘畝底岸流沙舊用木椿草石修築之每歲春工費甚鉅方灌漑時暴雨澎湃木礫漂泊聯畝一夕龜裂倉卒葺補旋築旋崩殆無寧晷洋民比歲苦之矣我邑侯李公治洋之五年政成化洽百圮俱興諸

## 張邑侯重修三堰碑

張企程 邑紳

洋之郭其民之相養以生也惟是水田之利居十之六七而堰渠一節自非天造地設不能不待人而爲也顧其事自上舉之則爲一勞永逸之圖自下舉之僅同蟻穴漏巵之塞無論頭會箕歛瑣褻滋甚而苟且支吾破[石爲]猶易一旦當揷禾救渴之秋適逢河伯濤怒歸諸一淚父老瞻望咨嗟莫可誰何蓋艱乎其爲力哉邑令洛陽張公甫下車詢利病察疾苦或以茲弊對則口口嘆息不置已而躬巡明疇遡灙水而北窺斜堰閱土門直抵灙濆而稅駕焉覩其狀悉頹石斷澗荆棘漏罅遂慨然曰是豈異人任而可

實出士民員念遂允其請趣立之士庶躍然喜固請不佞
爲文立碑於西郊此郊皆本堰所灌田因更去斜字爲李
公堰嗚呼守令利民莫先農務惠而不費美政居一以丞
於吾洋勸農重本更僕未易數惟茲斜堰之役藉令驅吾
民力用吾民財以成經久可繼之功其誰不樂從而公獨
捐俸成之不自以爲費今茲八百餘畝之民世世食其利
公之惠我沃矣雖然此公注厝之小小者耳公今以執法
秉衡行且霖雨蒼赤光耀旂裳當有不朽事業在寰宇者
於蕞爾一堰之碑何有公諱用中字舜智別號見虞沐霽
邱人登萬曆癸未進士

屋變成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怨盡消磨後人感德立祠祀之今公以一身當大事喁喁子來雖勞不怨質之清獻公不幾先後一轍耶後有作者尚鑑觀於斯此一役也舉其事者張公也有心民之心董其事者俞君劉君也又心公之心濮濱不改波及無窮公之勳名且垂不朽而俞劉兩君亦得附驥尾矣是爲記

均丈田地碑　馬崇謙邑令

噫丈地豈易言哉夫地有肥磽不同者有似肥而磽似磽而肥者其等則未易辨矣況平地可以履畝定數而山地則不可以弓量止約禾種爲畝故丈平地易丈山地難洋

諉諸難與迺計算所費便宜處置捐俸若干又以爲督率無主情窳可憂付之匪人乾沒足虞爰倩縣貳俞君劉君而前勉之曰洋之民吾儕子也堰之事吾儕家事也毋憚哉往矣且戒之曰石可鍛也灰可鍊也羣材可辦也徒衆可募也工役可序就也甚勿累吾民哉俞劉二君直任之曰諾旋以積貲率同堰首周福善劉養正王一元魏文繡等量其出入日夜謀畫調度隄防周匝方浹月而斜堰告完矣又浹月而土門告完矣又浹月而瀠濱告完矣翌翌乎蓄洩有方旱潦有備前日之陋一切盡洗擘摹盡宏鉅哉昔趙清獻爲閬宗令拆屋歲河民頗怨之公作詩云拆

爲不慎懸示多方除冒濫補遺漏不爲不詳以一縣之人丈一縣之地以一縣之地派一縣之糧不爲不公間有謂山地雖與平地齊但山地數畝僅約一畝亦公同酌量雖本人糧視先較多心或不快而輿論快之今已遵旨徵稅矣將來聞有新墾拋荒者後之君子一裒益之斯善矣田糧數已載田賦茲不贅錄

重修廟學舊碑　　姜鍾秀府學訓導

國家化理資乎人才人才敎育出乎學校學校興則治化隆大抵然也至於學校之所以盛則在於令尹焉洋邑古州治學建於治東明倫堂建於廟南以其廹於市井人皆

之田糧自隆慶二年來告不均者紛如彼時業已均之而民心未服也未幾而告訴者猶故焉當事者委官分丈踰年方竣說者謂西北南方無遺地而東方隱漏太多尤不歸心焉故丈他處之地易而丈洋縣之地難以均丈多年詭詐百出也予奉旨嚴查三方之地而尤加意於東同朱簿率公直楊仕業等分會丈量又恐時久弊生刻期督催以定其事造册羣聚於窰所自供飲饌誓心日夜稽查丈過田地各書公直姓名防差訛便改正也其遣花由紙紅之費盡取辦於官絲毫不擾乎民亦可謂殫厥心力不避勞怨矣夫以洋之地均丈十五年不爲不久經以數官不

生講有堂坐有齋居有號爨有廚聞見靜而喧雜之聲弗
侵樂業有地矣尚不思潛修博求厚積以底於成乎一旦
膺官守言責之寄存心愛民當以侯爲法言必踐行必效
以求乎國家化理之資相與輔太平於悠久之域則聖天
子建學求賢與侯修學愛民之心始副矣余不能文第因
洋生樊謹韓欽輕百里而求之遂不容辭僭書此以記其
歲月云工始於庚申之孟冬終於辛酉之季春也

重修文廟儒學舊碑　張嘉謨淶水人兵部員外郎

道周流天地間無一息之停也吾夫子道貫古今廟學之
修容可緩乎自漢高帝行大牢之祀唐高祖有廟貌之設

病之廟宇堂齋年久俱敝欲從新者而未能弘治己未春
崔侯以丙辰進士來令茲邑謁廟之餘其容慼然師生固
已知其心矣於時侯方急於洗滌黜舊政而致之新一錢
一絲不科於民民甚懷之越明年庚申弊政以新移民以
附地方以寧時可爲矣凡木石磚瓦工價之屬或輸俸措
置無乎不備突然召匠興工廟修于堂基堂修於廟北櫺
星戟門齋號厨廩罄內外而一新卑者高隘者廣深邃宏
遠視之舊規有間矣其用心何周且密哉嗚呼古人不以
獲天下之選爲榮而以成天下功爲懼侯出自科第固天
下選也今廟學一新豈非知所先後而能成其功者乎洋

如斯則人才放失儒效疎濶無以稱上意旨毅然以鼎新
自任時値師旅饑饉侯又恐傷民財力乃召仗義者曉以
斯文所係之重勸其任意相助絲毫不取於民而沛然足
用其所役使皆旣廩稱事民不告勞而欣然赴工殿廡榱
題廟貌燬堊丹漆舉以法故戟門三楹壯麗宏廠籩豆簠
簋罍爵卣鐏之屬凡百代牌位几案纖毫畢具規制一新
誠爲無前之偉績先是明倫堂亦將顚仆西齋久廢號房
雖有墻傾壁倒至是師生有舍庖廩有次於凡鄉飮之器
皿習射之儀物皆非若向之缺典矣經曰人存政舉正此
謂與歷茲以往士氣增采吾道增輝人材輩出接武先緒

宋元以來益加尊崇是蓋灼見世道之升沉係斯文之盛衰而斯文之盛衰又係學校之興廢也皇明御極崇儒重道之心視前代爲尤盛其於廟學之尊崇尤致意焉洋迺古之州治舊學在縣治之南洪武初肇建於縣治之東規模視他處爲寬廣人材較古昔爲倍增奈何物更則弊歲久則化雖嘗有主之者而節序代遷年踰歲邁風雨飄零正殿兩廡梁棟傾欹廟貌丹青剝落而戟門則倒塌不存蕩然爲瓦礫之場且祭器圮毀丁祀不成儀見者爲之寒心因循年久無良有司任振舉之責而士氣幾於萎靡矣

正德辛未大尹宋侯下車首先謁廟大懼喟然嘆曰學廢

人才人才係於造就學宮乃本源之地其可視爲常物耶邑雖無尹余忝厠貳願畢力以從越明年二月廵撫御史張公支明撫民副使吕公和來茲土首陳其議而可之發銀八十餘兩易地成事遂興徒庀工方圓財用命日不愆廟門庭廡仍其舊丹青肖像飭而新之增名宦鄉賢祠於戟門左右前則鑿以泮池深九尺許水注則淵渟可玩堂齋移於廟西堂左號房兩序後則射圃公署二區居內重門以崇庖廩各有列次街之東西樹以巨楔題曰重道崇儒經始於戊寅四月告成於己卯六月其規制視舊益宏敞矣是役也公帑不及什之三四而多出於捐俸之助非

黼黻皇猷笙鏞治道不負聖朝立廟建學之意未必不由於侯之作興也抑又聞其居官才幹匪特學校克興上六事悉皆修治是豈文翁羅晌輩止於修學勸士長於一節者可伯仲也耶予自兵部公幹抵漢中稔聞循良聲譽過洋適諸生以碑文見囑予喜而紀之侯名銳山右臨邑人肄業成均治書筮仕西安首領廉慎有聲不次超陞今職云

重修廟學舊碑　王　珵 郡別駕廣西陽朔人

洋縣廟學剏自洪武四年迄於弘治甲寅知縣李政改作猶居公署於外門無鍵鑰日就傾圮正德丁丑六月灃陽傅君卿以丞來攝縣事目擊其敝乃慨然嘆曰風俗係於

學之修復得侍御張公副憲呂公之出帑傅君之綜理周密力任厥成其培植之功夫豈淺哉珵於撰席授經之餘勸其勤懲其惰作其氣試與諸士思其所以居我教我者謂何必推其所服習而身體者以教化乎人其或有一不幸則當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以法諸古以傳諸後庶不負教化之責不負監司二尹之激勸苟徒藉此以爲媒祿之基榮身之途余不敢知倘思其所以勗之哉正德庚辰三月望日

學田碑　　郡守　項思敎　浙江海寧人

敦道義善任使以政政民悅以忘勞安望其有成耶邑之致政姚臣生員楊倫輩德公之舉丐珵記以刻之貞珉垂久遠以作士類珵不敏不敢辭竊惟濂溪周子有曰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誠不易之至論然教化之在天下可一日無耶洪惟我國家法虞夏商周建學之意鑒漢唐宋而斟酌之內設國學外設府州縣學以王祀我夫子以端化原使民間俊秀遊息於斯服習乎經而身體乎道是以百五十年來風淳俗美挽回虞夏商周之盛而陋漢唐宋於下風猗歟盛哉漢中古爲名郡洋爲首邑山川明麗人物質良其興起於教化也有日矣廟

斯貧乏之周於斯斯所謂學校之政庶幾修矣公持狀來議實獲我心乃上其事於當道諸公稱善且令樹碑撰文以圖永久事既竣庠之鄭諭士隆李訓時用偕諸多士請記於余以彰公之惠德善政且以告後之來者余爲之言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二三子雖不由可也而公之所以必欲田乎爾者豈直分人以財之惠而已哉公家世近聖人之居登山觀海風雩浴沂胸襟逈別故其所過每多文教之化而學田之有於洋蓋欲鄒魯其地鄒魯其人鄒魯其心也二三子誠能不舍己之田而仁以種之義以耨之禮以經之信以成之則吾心之田勃然矣苦夫正經

洋邑儒學舊未有田今創有於東郡劉公夫洋在前代號
雄郡迨今改郡爲邑而輿圖版籍如故然惟政俗頽靡閭
閻凋敝吏是者惟皇皇拯救日不暇給而學田則等於末
務矣公以當道推重借寇茲邑旬月之間百廢俱興至學
校尤加之惠謁視日見廟舍圮壞諸生告乏公喟然曰學
校之政不修儲養之資未裕也儲養之資未裕學田之議
未行也是可緩耶遂盡稽民間閒田得治南九頃池一區
官地凡若干畝其先惟出租輸官以佐公費嗣後掌故不
經上下侵漁於公家無毫髮濟公毅然更正收爲學田且
創制建規俾儲蓄有所出入有藉宗廟美於斯庠序備於

三年乙亥待鑄天曹而令洋之命下嗟乎向所謂難之尤者余適丁之矣入有告曰洋令罕戛去即有戛者十纔二三余曰命也莫可如何安之急裝抵洋入其疆粟垂垂被野沃壤膏如入其郭人士彬彬比閭櫛如信是則洋奚艱矣居三日徐廉之乃知洋土雖大而貢賦太重徭役百出視他郡縣倍焉民終歲勤作僅以供官猶多逋負上泥其鉅邑也責之獨豐以故産日就索生日就蹙外雖可觀而中實困困甚而恒心且因之失矣孽與民也阨歸官也洋令罕戛去殆在是與殆在是與雖然余聞往哲君子不易地而化行不擇民而理舉盛錯利別疾風勁知長人者患

界時會計禁貪抑暴則有司存非爾二三子責也二三子識之公諱鉞字叔薦別號曉山山東歷城人登嘉靖辛酉鄉薦萬曆甲戌冬來判漢中府事署洋在乙亥之春其他美政種種茲不暇盡述

## 縣令題名碑

劉漢　邑令

余兒時則聞諸鄙諺亟稱陝官難陝官難云旣壯有知識鄉長老時時爲言凡官莫難於縣令以其近民而處卑也近民則事繁處俾則動易獲譴故縣而練卽靡不宜矣歲癸酉余計偕赴北道經漢南則聞人道洋之難治由斯知官艱於縣縣艱於陝陝艱於洋洋也詎不尙尤艱者耶越

退日午而入薄暮而退視公曹如傳舍舍公務而營私謀事之不治過之多罹殆有由哉乃召邑丞馬子應龍主簿叚子養正謀置廨舍以居二子對曰彼間有隙地一區在簿尉廳事之南偏前令閻君常欲爲之未果而以遷職去或者二百餘年之曠典當有待於今日乎予偕二子往觀之廣闊深邃可營百室遂卜新正之念三日將有事焉二子曰茲舉也爲室不下數十楹爲垣不下百堵公至未踰月也一塵不染羣材未集工費將安出耶曰子惟締視其成也未可以慮其始也遂鳩工聚材不二旬而後厦十楹報完矣又二旬而中厦報完矣又二旬而前厦報完矣季

不誠耳誠以先民蠻貊且行奚有於洋民誠以立政庶績且熙奚有於洋政假令洋眞尤艱盡如前說則何又有良而去者什之二三乎於是無論良不良悉取布諸石備余鑒也且詔後來云

剏建吏舍碑　劉　釴 郡別駕山東歷城人

萬曆二載冬閏十有二月予承乏之視篆於洋至則怪吏不治事而罹過者多一日晏坐聽事呼吏不應左右曰適私家矣因慨嘆者久之迺知吏不治事而罹過也殆有由哉百工賤役也必居肆以成其事吏公曹也顧早適私家而不恒在公義何居焉詩曰夙夜在公今日出而入盡辰而歸

欲爲之所而建廨舍也亦久矣嘗見夫邑之内外頹梁壞棟往往而是問之則曰官廢室也淫祠黷宇比比皆然問之則曰逋逃藪也接遞顧役而曠日甚多守城丁壯而白晝常閒凡此皆吾資也資其梁棟瓦埴可以不費公帑之財焉資其閒曠丁壯可以不勞百姓之力焉移不急於當急措無用於有用處置得宜調度有方廨舍之成不成於成之之日而成於始焉過洋之時矣不然是果神運鬼輸哉二三子再拜曰是可以爲居官處事之法矣可以見濟人愛物之心矣自茲以往吏獲其所夙夜在公不奪於私其克治其事而不罹於過也孰非由茲二念所及哉信乎君

春念四日犒工落成計築室凡三聯每聯凡十間計爲間
凡三十每二間居一吏羣吏咸萃攜家入室爰居爰處胥
慶胥樂二百年之曠事一朝而舉之二子前曰異哉茲工
之成與於公帑不費錙銖於民力不取秋毫倏忽底績若
罔聞知豈神運鬼輸哉予曰子惟樂其成也未可以語其
始也善爲治者施其惠而不費其財成其功而不勞其力
圖事於未有所事之始奏功於未用其功之先得所資也
二子未達予告之曰奚難知哉古記有言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然則苟存心於立功於事必有
所濟矣予昔過洋而知其吏之不治事而罹過也久矣思

爲侯有神來云或曰侯非洋人初爲上方令最後建封龍亭遂就封而終於此此故洋人造紙得傳或曰侯非但以紙名又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巧爲後世法或曰侯非但工於技數其事和帝拜中常侍盡心敢愼數犯顏匡弼蓋賢有德者也或曰古者書契編以竹簡文字稀少自侯紙出而鳥獸蟲魚之跡遂至家淡戸溢末世滋僞幸由於此或曰由隆古以迄於周六經已具百家之言無論已自侯紙出而載籍充盈俾人人獲睹聖賢心樂於便也則侯之力矣斯數者余皆不足以知之

漢龍亭侯蔡公墓碑

楊明盛邑紳

子所爲非爰所思矣請書其事勒諸貞珉予不能辭而遂付之以紀歲云爾

漢龍亭侯墓碑　劉渼再見

有弱阜在龍亭舖之南圍一畝許其平與疇等余行適見之詢諸土人曰漢龍亭侯蔡倫墓也嗟乎此非守土者之責與古有功德於民者祀載在令甲維侯造紙厥始於洋其利幾遍八方卽世世亯之非濫兹托魄之所可令祠宇傾頹龜螭埋沒作樵牧場也余方謀封其墓新其祠會以改官去不果土人黃髮輩感余意請爲立碑余嘉而許焉是日也風激水怒雲逐鳥驚慘慘冥冥天空野澄衆疑以

大憝用除鄭鄉基禍侯所目擊跡侯心事制作寗不亦有慨於衷而爲是王爵天憲藉手銜達漢事有不可不爲者乎迄於今睎漢事何如假令漢盡得敦愼如侯不拂其所爲匡弼得失如指諸掌三百戸豈足酬萬一而龍亭睎鄭鄉又何如漢事𨗨矣予不具述侯忠愛等第就今業紙利益倍昔竹簡綴費什伯俾古文翰得大行不患漫濾學士家惜縑帛而賤芭蕉想見侯明德作者苦心諒必有人謀天湊之秘神泣鬼號之異垂茲不朽彼宋人三年而一葉徒恃智巧胡爲也最可幸者由來侯輩一瞑而後卽欲燭其芳馨不可得而北望五陵消魂煙樹江漢之濱猶然某

邑東二十里許舊有漢龍亭侯蔡倫墓云邑去古長安遠
絕無古先聖喆藏魄處鄉人耳目第知侯墓傳自某某侯
封於斯植於斯當時爵於斯若跡邑有侯墓不啻如齊柳
下季壠予蚤歲竊心怪之及讀班史宦官傳侯與焉稱侯
有才學盡心敦慎歷事和安帝中間太后某數犯顏匡弼
得失工諸技藝精巧冠絕一時厭古竹簡創作紙紙成奏
上上稱能如紙類無弗嘉在太后朝封龍亭侯食邑三百
戶閱厥封始豈偶然哉侯於漢未造谿小黃門起豫參幃
幄經傳家法悉屬監典實足媿漢先中宦祗供玩弄復損
穢帝德如張趙弘石諸人唯是漢事日非而權日益旁落

繼美亭碑　　楊明盛再見

禹都姚公在世廟時丞吾洋凡四年以治行高等遷去六十年而公之孫令尹君來知是邦邦之父老皓首扶杖者數十百人迓於郊嘆曰此我姚貳令公之子也已乃跪而持令君衣泣曰老夫自兒時事貳令公今六十年而貳令公之愛之著於諸老人猶一日也今得覩令君猶覩貳令公焉於是令君亦泣而邑之學士大夫遂上書比宋韓忠憲父子知洋州故事議爲亭襲美堂左崇祀公令君起謝曰大夫其無以予故私予先人忠憲世有令德勳業文章戛絕千古父子繼領郡符閭澤流深宜爾百姓世祖之予

侯某冢不攅絕豈非侯所爲心事制作翩翩足述萬禩而
下尚頌說未替也哉在世廟時侯冢祠幾泯賴今邑令姚
公王爻謫如松爲令貳博雅仁愛殫心古蹟邑名勝多所
興復訪侯巔末痛松楸烏有加意封植禁一切樵採今公
復再蒞於茲念先志不忘若謂功在斯文禋祀舍此族其
誰特請上官捐俸若干絲毫不累民閒易置壇宇大興厥
祠嗟呼侯之功在萬世而姚公兩世乃有功於侯也余不
佞竊揣公悼時感事寓深意焉擊之銘曰此始此終史垂
殷鑒忠愛如侯昂霄於漢侯如有靈禪茲江干永奠侯所
于萬斯年

能知公顧獨觀於公而有感於古今治道人心難易之幾
夫天下之治擊民民擊守令從來遠矣卽漢傳循良吏所
稱述惟守與令如卓魯諸君子可覩已蓋守令位專秩崇
一切鼎革便宜無掣肘若忠憲父子者順風而呼據其勢
易易耳乃丞則上臨大府中制强兄比鄰接壤者又往往
挾氣焰持短長稱難展布公獨不皦不淄不激不隨治冠
當時名流後世今六十年而父老尙悲思祀之則政之感
人心深矣感至於心斯古今一轍而公更操其難者豈韓
父子可同日語故曰吾觀於公而知古今治道人心難易
之幾也夫公既先其難以政治繫洋父老之思令尹君又

先人何惠之有敢益聲稱諸大夫遂狀其事曰禮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公之清之勤之德之明姑不論論其著者卽其梳水利而奠民食法訟師而去政梗封龍亭之墓以報有功崇武安之祀以表節義折彼鄰大吏之虐焰而罷審編之害何者非功哉洋洋之民迄於今旣庶而富穀而有禮井井綸綸稱首善於江漢者伊誰之遺耶不祀何以解諸大夫悲思敢固請以無失古者有功而祀之義令尹君嘆曰諸大夫旣以先君子爲無罪於百姓敢不從大夫之請以慰諸父老之心於是庶民子來趨事成功作繼美亭伐石紀事以代峴山碑因命余采其實以詔來者余則安

毅公孫公從表侄令尹君丈人行治行各具本傳中皆於洋有功德余俱師事之故備書

魁星樓碑　王一魁 邑紳

余聞天以星辰爲文覽天文志斗罡七星位之四爲魁則斗爲天之樞而文其至也學者景仰北斗舊矣以故後世學宮逹逹魁樓特起若曰文明是象云我邑儒學改建自嘉靖庚寅殆三遷於茲近雖科第相仍甲午後稍有利鈍說者咸謂形勝宜亟圖而魁樓則議而未舉也迨我張公以名進士領篆至邑甫下車謁先聖同學博士諸弟子員指點形勝公即知於青龍不振而東壁未通也與解青烏

何愛緒餘不竟其易者日漸摩洋子弟益趨於善以成必
世之仁上承先德遠紹賢躅炳炳如日昭於秦晉斯又漢
世卓魯諸子所缺者余尚記後厓許公盧齋馬公爲余道
公生平剛方直毅待除選部時靈寶許襄毅公爲太宰世
與公稱姻婭少婾阿華膴立致公竟除邑丞及以治行晉
遷渭襄毅公方秉銓政大計天下吏公竟掛冠去嗟嗟公
之可紀者甯獨政哉甯獨政哉公名如松字邦壽號鹽溪
安邑歲貢士令君名誠立字惟一與余同舉乙未進士馬
公名崇謙字子益丁丑進士萬歷戊寅中令吾邑公外孫
許公名僴字文夫嘉靖乙丑進士萬歷辛巳中守漢中襄

之意也是爲記公諱以謙別號益吾河南洛陽人登乙未進士

土門賈峪二堰碑　　李喬岱

灤水上游去邑城可十里許斗折蛇行連滙三堰獨土門堰沙礫善潰又橫當賈峪之衝先是第用樹杪沙石權宜修葺一經驟雨狂瀾漂決埽無一存灌漑不給歲以爲常禹都姚侯至問弊於民顧瞻咨嗟遂議修石堰爲久遠計排衆論持獨斷因捐俸金百餘助民興作推去沙石巨石爲底上累條石塗以石灰檄幕史趙公璧日董其役夙夜拮据殫厥心力侯三日間一巡犒焉起乙巳正月逾年三

家言者合顧謂曰學制未備責在有司魁樓之舉可後耶
於時歲夏卜地垣墉之左厚築其上廣畝許置樓三楹塗
飾俱備仍命工肖像迄秋告成公不鄙不文問記於余余
惟人以地傑地以人靈斯樓從前罕舉幸遇我公作興垂
不朽錄是俎豆輝煌宮牆炳燿人文匌運江漢抑地幸耶
人幸耶雖然魁之義大矣麗天則冠乎星在人則冠乎人
士惟得其義以魁可魁鄉亦可魁於宇內有如魁之不解
流而爲斗爲筲爲鬼爲蜮非魁負人人實自負卽不然羨
心徼福肫肫焉乞靈於魁竊恐豚蹄盂酒道傍而禳者農
夫事爾魁必吐之矣豈豪傑所屑爲抑豈我公所以作興

漢中東南越二百里而遥則屬西鄉北屏秦嶺南障巴嶺本溪洋川環流如帶蓋稱巖邑云明興以文教新寓內三秦豪傑士咸蔚然奮興西邑科名寥落冠蓋不數數見也邑博士弟子每謂堪輿家云學址宜於巽方有所建豎巍峩其勢以聯秀氣矣辛亥秋學博李世芳毅然倡義俾黌序之東南豎魁樓焉會令君徐來聘捧檄蒞任謁廟之夕夢有緋衣高冠者語曰西鄉文運且開黌序東樓宜建也令君訝而神之遂捐奉緡遍告里之紳衿捐資各有差庀材鳩工竣事焉及秋楊生學程果以毛詩冠本房聲隆隆起徐君過洋謁余口其事詫爲奇異也余曰君知楊孝廉

月工竣高可及肩長則亘河其下流處預防衝激多置圓石木攔其外賈峪中流留龍口一十二丈漸低其半以洩漲流欵致堅密而官不辭勞役不告疲諸父老懽呼踴躍相語道路謂侯不一勞吾不永逸今而後瀠水不涸則石堰不朽以余亦得食堰之毛者且職在文墨請記巔末嗚呼書紀禹功小及畝澮兹堰經幾千百餘年及營石爲之實自今伊始況侯已上膺誥命行補諫銓漸陟政府他日掀揭事業要亦興於此蓋可忽乎哉後之來者睹侯之堰企侯之功尚其謹視而嗣葺之以永其利於無窮云

創建魁樓碑　　李喬岱

便也昔田單借神師以屬士氣乃一鼓破燕王霸借冰堅以定衆心一渡興漢噫余益信是舉也得鼓舞豪傑之機權也西邑士從此志愈定氣愈充科第文物日彬彬盛而名卿碩輔雲仍蟬聯則侯與博學功德豈不共巍樓俱不朽哉是爲記

重建觀音閣碑　李喬岱

漢郡關以南一大會也羣山環抱江漢合流天台坐擁龍蓋面迎中梁斜枕其間水色山光蒨然輝映蘊秀毓靈宜無出於此惟是東南之隅地勢漸下龍脈伏焉堪輿家曰地脈欲長否則索奠基欲厚否則陂文峰欲聳否則替茲

耶童時就學余家塾弱冠爲諸生食公餼每當事較藝輒冠軍人傑地靈遺言可攷然不有斯之鼎建楊生將不能躬自奮興乎隨楊孝廉造余請記勒諸石余曰是舉也令長學博晰厥務矣銳謀新搆力覩功成甯直垂諸士發跡之標的殆得鼓舞豪傑之機權乎夫士之爭進取也猶兵之決戰勝也兵有法有畫也法有畫則志定不疑氣充不餒有不戰戰必勝西邑士夙狃習俗未步闈中先心疑氣餒則激昂奮迅之機微故藉堪輿家言風上類而振人文若樹之幟示之啖則定其志令不疑充其氣使不餒夫登高而望目非加明順風而呼聲非加疾所及者遠所因者

宮有闈試院有𠜂而又建危閣以引囘龍造福於漢人至矣僉曰此盛舉也礱石而屬余記之余惟西方之聖有圓通大士其名曰觀世音又名曰觀自在昔屬則父事阿彌陀而弟蓄得六勢其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淸靜寶目則皆八萬四千其化身則百千萬億其應度則無坱無邊恆河沙界而獨於最下五濁惡世所謂閻浮提者爲至切則夫五濁惡世故大士之所最悲憫而迫欲拯援之者也我公𠜂建此閣甯是扶敎𢎞文培風聚脈爲一方福利毋亦曰菩薩假名也西方假地也天堂地獄假象也夫以吾郡之一隅于佛事至猥小耳然使闡提之衆因而有所提策振

地祖鳳凰以宅吉據華陽之上遊無以加矣然欲壯左臂之層岑發扶輿之秀氣則增高益卑待乎其人巽方一面其象爲風極順之義也宜崇以樓閣助順彰明以法靈曜惟是郡伯王公然之慮事度材鳩工董役捐稍廩若干金以首事焉湫者隘者薙而築之監爲一閣疏爲通衢直達雉堞之上共交昌而拱揖偕漢臺以連甍爲楹者三閣之後翼以般三楹登是閣也金碧交映色相呈輝憑覽河山如屏如帶顏其額曰龍頭觀音閣巋然矗矗然文峰挺峙天柱高撐不亦斯郡之巨麗也哉既落成郡之人奔走駭矚喟然曰吾漢安得有此聿觀我公畢慮殫精培植風氣學

城隍廟碑　伍福

廟祀神明有自來矣昔舜受堯禪武王伐商皆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蓋以嶽瀆功在衛國福民則祀之也宜也我朝大明受命稽古祀神必建廟寢匪但崇祀嶽瀆通天下郡邑皆廟祀城隍者以其功在捍衛宜報之也或追錄有功於是土者為之亦禮以義起之意也顧他郡邑城隍或有姓氏若洋縣則古碑泯沒無由而考諒神當日必澤被當時功昭海宇有不可勝紀者蓋生為英傑沒為明神其耿耿精靈輔國福民廟庭享祀同天地之悠久厥有由然俗傳八月朔二日乃其睿誕之辰邑民恆於是月日奉祀愈

息而爲警破慳而爲施閻左監金錢粟帛不去而之狹耶
改博陸游冶鬭訟之業而皈善地者非一未法之一助也
耶又有言郡治迄炎漢及今其勢盤紆若龍而茲閣爲之
頭不亦大有利哉是役也經始於甲寅之三月閱月之工
竣王公董其成郡丞杜公邦棟別駕謝公明寵司理鄭公
獻時相與協而相之而閣後一區則州邑大夫受指於王
公而共濟其事如南鄭令李公良棟甯羗熊公嶽秀襃城
辛公敏道城固馬公中騆洋邑左公立功西鄉何公憲鳳
邑王公揆嶹沔邑鄒公舫畧陽申公如塤皆有一簣功者
也

所當爲者然必其人讀書明理而後能盡其道今韓侯有學有行則其於此固有合於義理之當然者是故可書也

漢關公廟碑　　李遇知

今寓內上首自天子后王君公下暨甿黎紅女嬰孺靡不慄心瞻崇武安王神云自巨而郡會暨郡州邑相錯如繡及遠而甝結奧僻之鄉靡不搆祠崇奉武安王神云吾洋隸梁雍北屏晉則神産鄉也南障蜀則神撫土也家有繪祠村有賽祠而規模宏敞樹境內觀瞻無若邑城東廟祠其創建由始無攷歲久則圮民間風澆物詘相坐沿視莫能更新昭不朽歲庚戌左令君莅任鋭意牧民政修事舉

虔祭以清酒維羊維豕用享虔恪闔邑士大夫莫不肅衣
而拜然舊有廟卑隘況無兩廡儀門闃然足以稱崇祀之
意幸縣令北直隸鹽山韓侯文謁廟嘆曰凡祀神必皆加
謹嚴若斯卑隘其可乎哉迺命道士王道仙劉道元革舊
鼎新仍令其勸募以助不逮新廟既成輪奐倍昔丹楹刻
桷山節藻梲煥然赫然旋增兩廡儀門坊門垣四周俱高
且固寢後擴地八畝奇廟壁亦繪神像兩廡又肖六曹十
四司門外左仍蓋道室三間士庶來觀者無不顧瞻起敬
也是廟自韓侯重修雨暘隨禱而應旱潦疫癘不作五穀
六畜繁茂人愈給足乃屬文以紀其事夫治民事神固令

之息其孤忠亮節未入而能言之公之致威威靈著於遠邇
卹大災捍大患於世恆著夫人而能頌之曷足以盡神憶
巍乎天地之大也皓乎日月之明也雄而峙者山不舍晝
夜而流者川孰非靈耶而關公神靈赫赫在世天地若以
大日月若以明山若以之雄水若以之不舍晝夜耶聖人
論鬼神曰誠之不可掩蓋鬼神之靈藏於人心之靈撐大
塊而貫萬古治民事神道固相須摠一誠也令君爲政百
廢俱新庶績其凝茲特記肅神一端爾令君左姓諱立功
號性餘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由鄉進士初授三原儒教
諭擢任令洋邑云

越次年因水旱禱過神祠慨心廟貌傾圮輙謀更新之遂
捐奉縉擇廛居耆義督工仍風市居縉紳及諸尚義稍捐
助共襄盛舉於是壬子春之孟庀材經始越秋之季工乃
竣南向有門入則樹九柱楔坊稱一時華搆循而入則兩
廡各三楹俱新創上有正殿獻殿雖仍舊貫稍潤色之而
境內伏臘趨蹌肩摩轂擊動色改觀矣諸父老拜手颺言
曰是左令君之賜也囑余一言以勒之石余曰關公初起
應募埽黃巾若敗葉𢧵艮梟德若承蜩縛禁若縶鼠復七
軍若淹螘其䟦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
跡故主於一錐莫立之地力抗漢賊扶炎燼於一綫未盡

古人也於是都人士欲以羊叔子一片石識先生德教屬不
佞執筆之役余曰國家三試明經俾之振鐸所以待明經
者不薄蓋祥麟瑞鳳羽翼文明於是出焉而往往自薄之
大都謂官卑齒邁日暮途窮苟升斗私吾妻孥安所爲哉
於是堂上鐘鼓呼諸生揖弗來者弗詰也諸生贄物來者
禮之弗來者恕之業之勤惰弗察也監司臨學者至入其
室寂然不聞絃誦閱其人鶩然揖讓不就班列考其程課
謾不釐敘充若是出處亦奚賴焉先生湛然其心明白正
大而無所回互淵然其行近裏著己而不事炫燿其量加
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而無有畛域循循然其教

邑庠司訓廉先生去思碑　　李遇知

先生司訓武康三年矣諸文學侍側見非準繩規矩弗言非準繩規矩弗行則動色相戒曰先生古人也已而有疑之者曰好名人也余曰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即好名亦何損於先生乃先生介持清愼終始如一則又動色相戒曰誠古人非好名人也先生譽望隆將喬轉便乞休去又有疑之曰好名人也已而諸弟子員諸縉紳以及令而守而藩司而臬司一留再留三留之而不可得一介行李飄然西向又動色相戒曰漢書極稱二疏賢而工畫者圖其迹韓退之且序以送楊巨源千古而下抑何寥寥先生誠

甯有既哉予不佞不能爲吾庠延吾師於須臾於以起微維風而又不能張大先生之行事於其行也援筆而爲之記若曰爲先生文之則吾豈敢

## 重建開國侯廟碑

陳鼎

夫神人一也蓋神不言而善應有感而遂通原始反初故有幽明之說其體物而不遺亦未外乎人者也不然則神何以顯其靈人何以感其休哉洋邑西一舍許池南村有神祠祀開國侯者侯鳳翔天興人也楊姓從義名子和其字也維神系緒遠矣自東漢太尉震起於關西以清白遺子孫奕世戴德代不乏人侯也紹祖遺風奮乎有宋果處

卽春風化雨繩以義濡以恩而絕無爾我彼此之迹是故
來脩伏臘歲時菽水之敬其貧不舉火者弗受也其富稍
後時絕弗問也其困窮通融稱貸者不吝俸金絕不問子
毋也嘗語人曰我輩何必侈談古人但行古人之行卽古
人矣故先生立言立德砥柱迴瀾見古人之任敦厚周愼
坦夷樂易見古人之和而掛冠拂衣蹇裳納屨一切問餽
少不慊於衷者力爲謝絕若惟恐毫髮點染見古人之淸
故曰先生古人也百世之師何分出處皆世道所賴以不
墜者也先生先世歷有宦蹟歷以淸操賦歸去來歿而祀
於社而先生有汗血龍種一株靈椿談經過鯉世德之報

十有八葬於城固縣安樂鄉水北材生祠之側朝廷雅聞侯德命立祠崇祀以迄於今滬南村舊有行祠經年血食惠及於民日久殿宇摧殘砌壘頹毀近年以來是處水利灌溉不周民擾稅租艱於貢賦然此何莫非神祠所不寧也適有堰長劉洪廟祝封有才等與衆議曰水之源脈根於楊侯行祠敝壞實負於河可不修飾以答神休欲爲之不得躊躕間蒙邑侯崔公抱經濟之材備不世之德來宰是邑首以敬神恤民爲本興利除害爲念洪等赴告其詳公兢委洪鳩工聚材命匠經營廣其基址大其規模既勤於樸斵復繪於丹青工未已水利大通民被其澤靡不懽

朝請仕至於侯父仲芳母高氏累贈大夫碩人夫人累贈封令人子八人孫男十一人曾孫男三人元孫男二人皆任大夫郎官女十人孫女十七人曾孫女三人亦適大夫郎官爵封三代貴給滿門侯年逾七十自嘆曰吾奮身畎畝荷國恩寵誓欲捐軀以效尺寸力所不逮勉强而不可得矣會主帥解嚴丙歸田里其請甚確主帥以侯精力未衰止聽解兵職遂辟知龍州又知文州復知洋州尤以愛民爲本初洋州有楊塡堰等八堰久廢不治侯皆再葺之溉田五千餘頃復稅五千餘石又增營四十四屯公私以濟乾道五年二月十八日以侯終於所居之正寢享年七

助並書於碑

重修五雲宮碑

明　失名

有修斯有紀有修而不紀後之人莫知觀感則傚而修之矣此君子之心必欲刻之堅珉垂諸永久俾人目擊其事亦皆有所感發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重修焉矣時有仙林道士王崇德曰予縣治東南隅有宮五雲所奉之神正直靈佑忠顯通慧王神極靈異觀諸古碑可攷而知神張姓諱意字伯達漢天師七世孫仙裔也李唐天寶元年五月五日降生於南宜州張公名綬家母盧氏誕之辰異香浹日自稚嘗儒術尚節義至遊長安友李泌同處翰宮博

心非神不言而善應有感而遂通崔公敬神恤民之驗歟今既復完索予以神之丕績勸諸堅珉俾百世之後民知有以戴神之庥而神亦有無窮之錫顧予陋未足以移神之盛德再辭弗獲故勉爲之考候以數百孤軍出重圍不測之地親從吳氏伯仲挫乘勝方張之氣曾堰楊堰以惠梁洋之民復散關以壯川屬之勢起匹夫之微而爵通侯之貴勤勞百戰而享乎二千石之榮明哲保身以功名始終光前裕後而斯民蒙惠蓋鮮有能出乎侯之右者也異時戴在盟府繪像血食一方祀必百世其誰不宜崔公敬神恤民重建之德亦耿耿耿而不磨矣若富民者士常捐財

以來靈異屢顯四方之民歲或旱潦疫癘雨暘隨禱而應疾厲不作於是鄉人達之有司有司述其功績靈異聞於大元則重其功嘉其異封是王爵則神之爲神有自來矣然其廟殿閎宮有侐實實枚枚暈飛樓閣鱗砌堦墀正殿之前則有獻殿去獻殿前十四步許則拱陽門正殿之後則有過殿續後則普光殿是殿後則有雲居殿左右廡轉廊俱五十四間則接拱陽門後續普光殿左廡列正殿南沿廡則有救苦殿暨祈嗣藥王桂籍諸殿右廡列正殿北沿廡則有蘄嗣殿暨護道靈官作樂進膳諸殿拱陽門左右則皆有殿前有五雲樓層三高百尺淩摩霄漢上今有

誦群書時年十有五也偶值唐肅宗舉兵討祿山之叛布衣上書屢有戰功補參軍事追從李泌平南賊百戰餘有制勝之志無怯縮之心上因功烈蓋世錫宰雲居神秉心正直宰治是邑視民如子撫綏甚厚舉得其歡心則神之忠在國家而惠及於民矣惜于為宰未幾天不假年二十三而終於官然神不啻生而靈異既著威靈於雲居一邑人立祠祀之時復顯神跡於空中與李泌使者語奈何五代擾攘祀禮廢替繼遇義忠禪師自吳入蜀其神現影因得至於洋川忽一日荷上帝命神又錫以神職俾久享祀梁洋則神既棲於洋而其耿耿精靈或不能外於洋自是

是廟貌深遠清靜神像儼然動人敬畏奉承己亥春正月興工冬十一月訖工事畢久之乃來屬文爲記予竊謂德盛者必享乎無窮之祀澤遠者必垂乎無疆之休彼神之生也其靈異如日之麗天神之歿也其靈異如水之行地忠奮於一時而㬥名於萬世功施於李唐而褒封於大元顯神於空中而錫職於上帝身殞於雲居而血食於是邦神之靈異不可度思則神之名不待祠而顯神之心不待記而明是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同其光則廟貌崢嶸享祀無窮與天地同悠久無疆宜矣豈有其功德而不享其報者乎崇德之重修如是後之居乎是邦者必將有事

時禮部尚書濙經謁詩五雲樓前四十五步許則有三門厠有左右耳門正殿左右丹墀暨樓前甬道左右翠松百餘株春滿四時宮牆外北有道會司暨諸道院周圍常住地六十畝有奇歲月既深殿廡亦老正殿門外左右二將貌像衣鎧剝脫不足稱民崇祀之誠吾於是敬發丹誠捐己資仍幕富家以助其不給繪畫則託諸丹青補剝則委諸塑匠至若補椽瓦朽脫則又因能信任也二將貌像衣鎧則飾金施采殿廡梁楹則易腐以新椽瓦則因圮致復牆壁則因廢致興左廡則繪神出像鑾駕暨諸將形右廡則有神人像車輦及諸將容殿廡旅楹則皆漆飾丹硃由

與新亭周君昕嘗月夜緩步模索布置其間知非新亭不可新亭以力自任任事之日忌者出周君慼焉適邑曹侯過之見廢圮狀不勝于悒僧洪亮以募疏進閱終篇而喜卽捐鏹付新亭更勸之速成新亭於是急如其家治如其疴刱事於天啟二年之春三年十月落成雖余亦殫力然捐貲者亦不一人而告其成者周君成其美者曹侯也夫水之西而東東復西橋之興而廢廢復興事之成敗良有以噫嘻一日之內風波不定何況數十年後洪濤白浪之爲平疇膴原也平疇膴原之復爲洪濤白浪也事何可知第願志士仁人於衰草寒煙中拾其遺跡尚念之復之也

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謹記

修天甯寺橋碑　翟四隅

天甯寺水勢夾隘源出北山南入於漢横截舊官道若帶爲害甚重嘉靖十五六年間水匯寺旁橋規制甚偉故老猶及見之但不知所自始今寺前故蹟猶在也已而有淘人引水以東水漸東行越數年注於東距故址百步有奇龍泉翟公移舊橋補葺成新蓋嘉靖二十年間也僅四十年後水存橋去僧水齋募修石砌兩岸覆以大木已而木槽朽壞化爲烏有矣數年來人由水中行春冬水落石出可超距而過夏秋之季怒濤萬狀人畏之裹足不敢蹈余

進允費分錢寸帛不敢私用鳩工召梓土木並興於正殿並伽藍祖師殿以及禪林門坊梁棟之傾欹者正之朽腐者易之筒瓦飛簷龍腰鰥首一一增飭無少歉缺先是殿中古佛伽藍等神並門下護法天王一多圮毀至是悉皆莊嚴如故壁間羅漢重施彩色儼若生存殿前有古塔規制雄偉亦因世代變遷而上下甎瓦脫落塔中畫像剝蝕亦皆化而為新黝堊朱漆舉以祛故但見金碧輝煌丹青炳煥而畫棟飛雲高塔插漢廣廈長廊晨鐘暮鼓真可以壯禪林之美觀允稱百官鳴珂習禮之勝地矣嗟夫僧家者流自謀者多而於所謂君親視若膜外者有之以故莫

重修開明寺碑　楊禧

開明禪寺洋之古刹也肇建於宋之端平間元之慶元元年會撥賜常住田三百四十畝有碑可據屢毀於兵火田亦湮沒洪武三年重搆而新之奈何物更則弊歲久則化自弘治年來風雨飄零日就朽敗宗其教者率委靡奪氣正謂南風不競甚爲像之累正德間寺僧心諭仰而嘆曰茲寺之設雖曰僧會司實爲歷代朝賀習儀計也顧茲傾頹是昧嘗呼之義而於佛門所謂上報君王者果何自而展耶遂請於護印住持機鑑發願心修理鑑曰此吾意也好爲之乃罄所有以經營第力不能給繼而募緣檀樾引

莖草莊嚴見以崛山佛國可覩衣珠每尋法喻鷲峰嘗瞻
功力匪等河沙矢許各異全盟自同要之利我利人總云
慈悲之舉故爾因心因性實示華藏之傳樂城迺西博望
遺垸地衍而境奧壤腴而澤洪平楚鄰淨蓮之區域崇陵
對宸翰之天章匹夫匹婦徧爲踴躍含識含知均在提醒
晨鐘暮鼓挹爽氣於金風月課時修報深恩於釋典靈花
燄吐龍燭忍草根滋瑤宮榱題矗漢檐宇拂雲爽塏弘敞
洞曲翼張不煩人費畢殫已工積磨礲於歲月表鼎峙於
龍神者饒君巷遇幼習兗鄒之業壯追豐蔚之名期父母
於安全冀和好於兄弟感次星臺之兆夢久存玉璐之虔

逖公議有如韓昌黎傳辯之所云者矣心論乃能遡原建寺之本意而知君父之當先慨然以修理爲己任機鑑聞其言而契於心遂從而規畫責成之是皆墨名儒行而可嘉尚也已後之祝髮者果能與之同志嗣而葺之庶此刹之增重有隆無替而益出於尋常萬萬也其翻蓋正殿在正德二年迤邐興工始於癸酉而告成於乙亥之春云

創建錫印庵碑　李爾振

蓋聞梵教垂覺悟之旨禪宗啟皈依之門麗象開圖蔭曇華於下土爇香結篆移寶樹於高天一龕遥映半偈朗宣豁羣心之迷筏乘彼岸新初地之願堂煥㒷叢林誠敬伸乎

也智德福人生於西方吉祥善事多於西隅如饒君捨弗
悋進弗輟二子勤益力行益堅騏驥孫子桂蘭本支濟美
乎踵芳哉仁成其德性茂其源一門之綿遠一堂之具慶
是知錫廣印長當必積厚流深奕世克昌高閭咸視佛從
人祈人膺佛惠菴著錫印永錫祚胤矣正殿三楹於康熙
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子時子山午向中奉阿彌陀佛集香
爲體而塗之金二翼續起東西各三楹是爲僧室門內爲
尊天堂三楹堂後中半奉尊天前半奉協天帝旁仍爲僧
室又續二翼而起鎮山衛法實式賴之門屏牆垣先殿而
成有額有聯事詳載秦通志中又范銅爲供爐一鉼二計

陳遂欲割宅期完隱衷供賦辨芻稽末卒給治墳畢累始
營克襄邇勤劬於拮据善築建於籌畫曹谿掬水知香立
開寶勝祇舍布金作界頓證精藍現身得度不宰官而長
者禮足自言奉天竺以頭陀道根永固名翼常飛元配左
氏齋戒允持贊助功德米鹽能施佐成福田艮由艱苦於
蚤歲思綈亨昌於後昆戴笄而種果超倫以除慾鹿門之
隱得婦彌光吳市之僑相夫有道所謂雞鳴視旦雅稱風
雨同心今於饒君見之雙玉英發兩奇競上長子生員銳
雪夜火天罔憚寒暑仲子生員鐘風朝雨夕備受瘁勞志
親之志事親之事又將以萃歡丞　　溥其闢土樹基

蒲冢子茂才命新合衆謀而新之貽穀克承志良足嘉哉
覓僧董厥事立化主走募四方峻山邃谷咸起善心蓋謂
父子濟美因以濟涉橋之功不易雖一大洞而高踰幾尋
支澗又相倍石維甃砌磚在瓴甋基不厚則倏起倏落之
谿澗從之潰以潰焉制不做則可橫可直之雪浪從之衝
以陷焉是舉引用廣庸宜忽乎人樂施予共篤采虹始於
順治十二年二月竣於順治十四年十月又擇橋東壞壇
之地葺佛葊居僧前爲殿奉三元聖像及惠庇橋梁衆神
屋兩進各三楹址約晦餘高垣朱壁擴前人之所未有隨
緣諸信應列名貞珉垂之永久會茂才命新談笑遽卒議

重一百觔菴址三畝周圍樹以松桂榆柏百餘株工始於康熙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工落於康熙六年正月十九日凡五越春秋耳庵延僧普潤等焚修於其內子田十畝地二坵為饘粥資惟願汎埽滋溉塵墀草木藉佛日而恆輝持法輪以不毀紀其終始書其歲月勒之貞珉昭茲來許云

修天甯寺橋碑　國朝　吉允廸

橋繼成於明之天啟癸亥僅十數年至崇禎庚午以水暴發遂毀行人稱苦時金戈纔運不遑問徒杠輿梁也及順治定鼎又越甲子人民旣集郡里漸復曩搆橋周君諱應

願彼安流無窮億萬斯年河也衍不已之澤橋也種無漏之因奚必後人之不臨橋興感橋其籍後人之永奠也哉周君殞於是周君生於是已周君兩子何憾風木耶余率書以付周君郎作碑記

張公德政碑　黄玉鉉

晉陵張公之蒞吾泮也蓋九年矣泮人依公者素服公者誠家尸尸祝之不能盡思勒石以誌其德而願未逮歲丁卯豫章謝侯以秋苑名家今邑事侯至誠惻怛經濟本諸性情宣聖所稱學道愛人之君子也甫下車卽稔公之廉明爲九郡第一而倚如左右手是年秋七月侯以入闈校

者弗解余以周君拮据靡遺纖力心血幾何能堪過役雖然吉人爲善孜孜不足未竟其身世在必昌茂才兩子憲忠亦蜚聲藝苑痡父之賷志賦玉樓也倩宰相茂才王景通求余作橋記余不謝不敏乃執筆記曰橋舊有碣澤梁之載政非草野事也草野而補政之所需直作度人波羅因緣耳愼定斯心福田苦海矣㓰溯河源不百里計河漲不終日挐舟艱施褰衣艱涉盈盈東流悵望何及求伊人於蒹葭見漣漪之檀輻此固時之窮也爰有篤惠憫茲崩缺再造干涯世德作求余意水之緣結於周君而周君之緣結於衆中以洎行人也但願江不溢而上河不渟而豬

數而稱之不足以盡指臚而記之不足以盡石尤大而切
遠而芳者公專司水務水之利利在堰田如溢水如二郎
三郎公莫不經理而督修之而功之最鉅者爲楊墳樂城
橫截上流洋畝下且遥公年年開之導之暑不張蓋寒不
擁爐上下數十里往來徒步於峻坎深隧之間不言勞一
貧徹骨自備米薪以日供於用不言苦水之患患在陸野
如白楊灣如貫溪舖如龍泉以下秋潦水漲無歲無災公
莫不親歷而籌治之而害之永除者則在東郊以外其渠
上接堰口下通大江蓮亦時加挑修然不得其法與不得
其入則時修時淤每逢暴溢萬頃茫然民其立沼矣公覩

士詣長安縣治付公代理公心侯之心行侯之行洋人俛首嘆曰吾儕自庚申恢疆以來禁旅屯集凶荒饑饉雜然洊臻千瘡百孔渾體尫羸醫者剜補無從鮮有不膈膜視之者我公佐治九年飲冰茹蘗不索民間片臠不敢攝小民一粒一粟民有飢寒疾苦則惻然泣下不啻恫瘝之切於肌膚幾爲捐粟賑濟必期飽其果然之腹而後已民有以訟入庭概弗準更勸且慰之歡然如一父之子家庭爾汝焉有來上件之批發則披卻導窾無三思無再宿猾吏膠拳裹足而不敢奸公之一顰一笑其他禮士唯謙御下唯和司會計則革羨耗代催徵則省刑罰種種及民善致

有言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誠確論也
夫秦鄭國開涇水爲渠溉潟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遂爲
沃壤其迹可倣而行也如勅陝西撫臣相地之宜某水可
導某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爲洫其疏之也或爲遂或爲瀦
因地勢高下或爲防以止水或爲澮以瀉水或當爲陂或
當爲堰因時制宜三年之後必有成效云漢南諸屬之各
有堰也始於秦漢迄於明留心水利者蓋非一人亦非一
日矣惟是邑既分疆民遂惜力如彼楊塡之水城固洋縣
所並用者城固去洋塡也近洋縣去楊塡也遠濬水之工
城三洋七奉有往例而丁家洞至鵝兒堰城固資其水者

詣勘驗目擊心傷張示於衆令寛五尺深其尺加往功一倍不及式者法無貸挑至左氏村從生員日斗垣等之議新開一渠以接二渠之水入於江自今以往創者勞於前守者常能繼於後窪下成高壤矣沸波狂瀾莫復爲梗矣輓輸不苦無資矣代治兩月渠竣數期公心侯之心行侯之行公與侯之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公與侯之德不僅及身而積孫子矣洋人士用是屬余序列其事伐石書以代俎豆公諱仕憲號簡碩係江南蘇州府長州縣人

城洋兩縣分修水利碑　滕天綬

昔王元翰先生續文獻通考載明嘉靖中汪鋐奏云丘濬

寶故堉河水自太白山流經城固北爾民得利其利向使
堉水別流堰又不立民其知水何爾乃各惜其力置楊塡
於不問任其壅阻遏抑稿爾禾稼亦愚矣哉天不惜水源
官不惜籌慮民其惜力以違天心違上意可乎不可乎今
已供厥用劑厥力吾民其永遵厥令而保此水也況今聖
天子爲天下蓄泄大河數遣大臣往勘至于再至于三我
漢南遠在疆界莫非王土曷敢有佚厥志利人之所害害
人之所利乎今而後毋惜已力以答天心受水德順上令
如茨如梁有倉有廩上輸天庾下盈百室子其大慶汝否
則惰厥力弗公厥心由水去留各以秦越人相視予則大

便洋縣欲以其工全諉之城固城固則曰我之用水也十分之三耳安得獨勞我爲由是紛紛訟端起矣余與是邦城與洋視水爲一余視城與洋水則爲一於是親履其所集城與洋之令尉諭城洋之民旣有重輕遠近議分議合而僉悅服矣又於丁家洞至長嶺溝酌其勞逸使城爲主而洋爲客分濬分挑城不獨勞洋不獨逸主客互用彼此相協而塡波流遂直注於謝村之橋見夫城洋兩岸溝澮皆盈隰畛俱潤依塍穿壑莫不変浥也城洋兩地主伯傚載婦子嗿餉有黍有稌與與翼翼也僉謂比年來水未有今之足且沃也余顧而樂之呼民而告誡之曰夫天不愛

月令孟夏麥秋至夏也何名之以秋蓋百穀皆成於秋惟
麥成於夏故曰麥秋江淮兖豫間納稼後皆藝麥洎乎麥
實刈之而後播穀一歲如有二秋云漢洋之民異是以原
則麥以田則稻是以歲止一秋而民日以蹙夫天與人以
時人不知乘地與人以利人不知因是負天地也蚩蚩昧
焉不得哲人導之其負天地也歷幾千百年而莫之覺大
夫滕公哲人也來守漢郡孜孜以民事爲亟先是漢之畎
畝皆滋堰渠以灌溉久而有湮廢者公督吏輯治淤者疏
之圮者築之堰制以復仍令歲修以防其潰民胥賴焉然
而堰渠所及之田自冬阻春皆爲壙土民不知其可麥公

罰汝謂予不信汝其問諸水濱

今列城固縣洋縣印捕各官會同公定挑修杆數如左楊塡堰以下自帮河堰起至鷄兒堰止共計一千二百八十八杆內帮河堰至丁家洞四百杆城固縣挑修一百二十杆洋縣挑修二百八十杆長嶺溝至鷄兒堰六十三杆城固縣挑修一十八杆九尺洋縣挑修四十四杆一尺續議定丁家洞起至長嶺溝止共計八百二十五杆城固縣於放水洞口附渠切近洋縣離渠頗遠分定城固民挑五百四十五杆洋民挑二百八十杆長一丈

漢中守滕公勸民冬水灌田種麥碑　鄒溶

一瀦情者猶或憚之姦者猶或格之茲爲麥計而歲再瀦
罔知勞之所以惠之也保毋情者姦者不流於憚且格乎
若然則仍無麥而負天地且負滕公也邦人士慮之請勒
貞珉以垂永久俾千百世守之而莫渝是爲記時康熙三
十一年歲次壬申正麥秋之月也

署邑事張公去思碑　張拱乾

嘗讀詩至召南之什有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未嘗不反
覆流連信德化入人之深感發於不自已有如斯也三代
而後罕有其傳求之今日接召南之芳躅以實心行實政
而勤宣令德懷保小民惟我張公爲最著公任洋邑代篆

曰何不藝民曰冬月渠水涸厥田龜坼其何能麥公笑曰
匪伊渠涸人自涸之耳爾僅及春一濬爲稻計苟能及秋
再濬則冬水且汩汩而不竭矧漢南氣燠無堅冱冬水潰
活無不可灌者若之何其不麥民從之果驗於是始知歲
有兩秋而民日以裕昔召信臣爲南陽守於穰縣南六十
里造鉗盧陂累石爲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漑灌
歲歲增多人得其秋後杜詩復修其業時有召父杜母之
歌今滕公乘天時因地利發前人所未發以粒我蒸民從
此飲和食德頌聲與水俱長者洵與古名臣若合符節也
哲人之貽澤大矣哉惟是庸人好逸而惡勞向之堰渠歲

惟德盛者業隆才高者用廣以公之德之才豈區區百里所能限哉方今　聖天子留心吏治璽書褒異擢登台輔以仁覆城洋者仁覆天下直公指顧間事也奚俟余言之諛復惟郎公之實心實政德化入人之深以感發於不能已者略述其大端誌諸貞珉庶幾與甘棠之詠後先輝映以垂不朽云公諱仕憲號簡碩江南蘇州府長洲縣籍宜興縣人

修職郎愼思童君德義碑　　國朝　宮爾錫

千古賢人君子生氣勃勃常溢宇宙者實由功德之不朽功德在人心而人心感之即天心可共信之余與益友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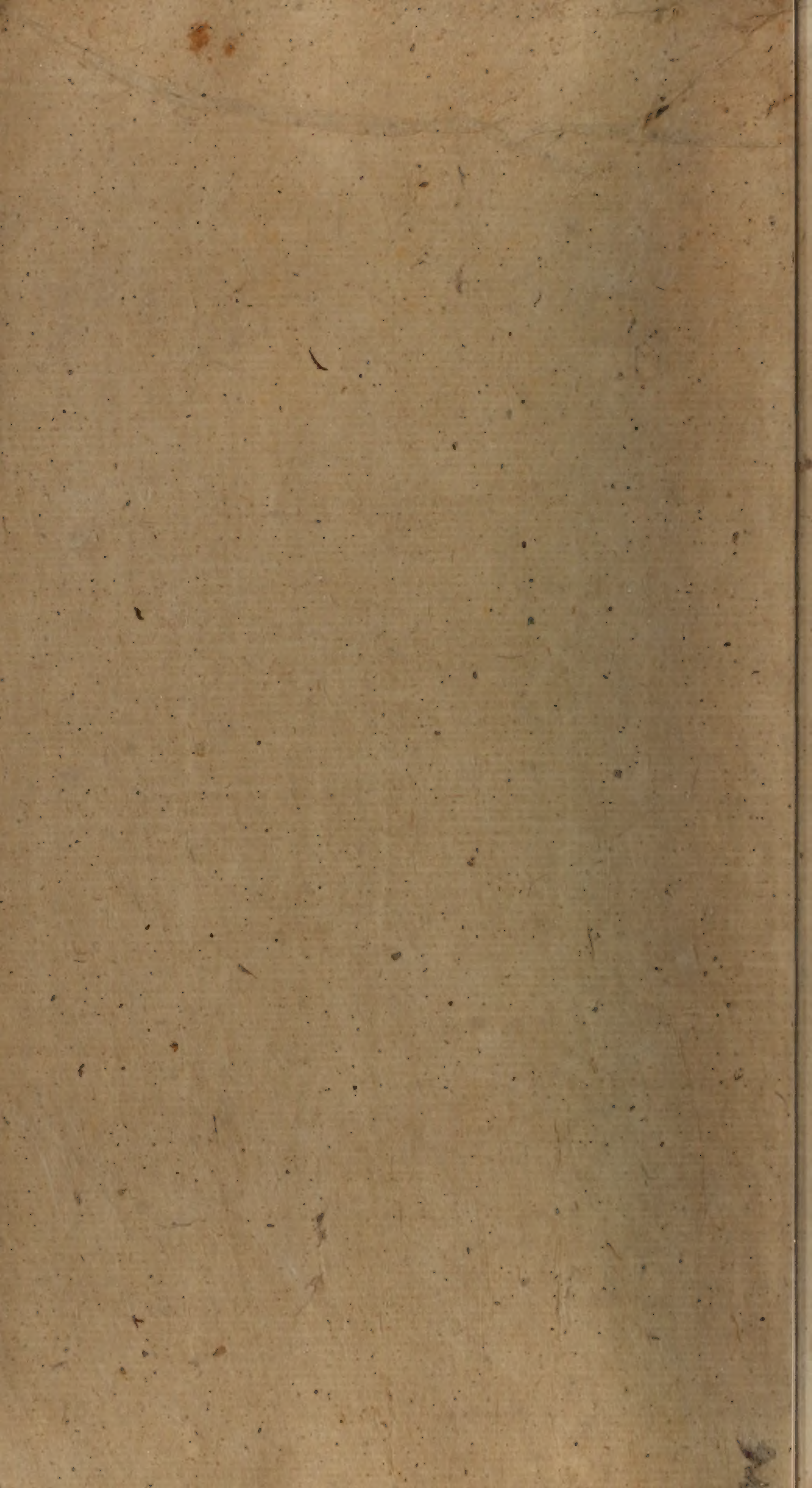
樂城城邑百姓屢際兵荒瘡痍未起其需休養者甚亟公下車剔姦釐弊布愷數仁凡有利於民者舉之惟恐不先凡有害於民者革之惟恐不速諸如禮賢下士重道崇儒憐老濟貧緩徵減刑委曲以止雉經之訟賞錢以息雀角之爭飭積惡而吏役畏法發現價而行戶沐恩易買營房安恬無擾捐俸截糧追呼不聞蠲除衡荒革去火耗種種善政難以枚舉不半載間士庶樂業遐爾歡舞允矣愷悌君子殆謂是歟今新侯胡公蒞任公還洋邑之士庶感之至慕之切欲勒諸石傳之奕禩俾世世子孫思公不得見見石刻如見公焉因囑余爲文余謝不敏然亦何敢辭竊

善人之訓又讀程子心存利物與范文正願爲良醫之言
竊念一介儒生何力濟世惟精讀岐黄虔製膏丸或與人
有益耳若受人謝儀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義利之辨不
明何以學道予又曰君之心佛心也君之手仙手也所立
之方無不中有異術乎君曰歷代名醫著書救世各有所
長亦各有所偏虛心善擇妙悟自生此道大公無私之道
也其赴人之急也勿以貧富生畛域其治人之恙也勿以
親仇分厚薄入人閨閣尤凜嚬笑念念不敢欺神明故積
誠仰格夫神明也吾何力焉余心佩其言今君之鄉人汪
子有源李子吉甫等以君之道誼沐庇有年歿後則靈異

思童君訂交二十載始晤於京繼宰其邑公正慈惠出處
如一癸丑冬間予承乏延邑抱痾幾殆夢君過訪爲按脉
如疇昔覺即漸愈心焉異之詢諸省垣諸友方知君於夏
初已捐館舍夫以君之正己利人歿必爲神理也若第以
醫論則生前奏效已有神乎神者憶在都門嘗過君寓則
白叟黃童鶉衣鳩杖紛紛盈門按其來之先後診視立方
字必端楷貧者贈以藥亭午方暇饔膳或危殆不能就視
則徒步往返不憚煩立方輒應驗不受一錢之酬即一飯
表敬亦必擇有力者始一往愚婉勸曰寒士資斧無多何
必卻巨室之餽君曰有誓願焉自壯歲受一山岳公學爲

若夫醫疾施藥與余都門所見數十年無少懈仁術救人
指不勝屈以此忍飢以此窘用而君處之裕如又何其仁
哉余素與君善知之稔故略叙之其歿也先知時日無疾
而逝以天理良心遺訓子孫其與釋氏之證菩提果者何
異其貽惠於鄉也夢中錫方沉疴立起聲靈宛在有感即
通是以誌君功戴君德者援鄉先生祀社之例尊之爲神
夫有功德於民者祀之禮也惟功德故神旣神矣愈修其
功德蓋君之存心無時不期夫有益於人者也其技之神
余荷其益於先其神之格余受其拯於後微諸子之請猶
將詳書以備史乘之採矧請耶君諱子孝字奉先以字行

丕著既爲立捍患之祀並欲樹德義之碑念余籍懷遠君籍桐城鄉誼至契余宰洋頗無異於民介部曹王總百致書祈余爲文以資傳信其述曰君幼事雙親色養承志葬祭盡禮爲邑矜式是其孝也兄弟三人君居季讓財禦侮白首無間是其悌也尊師重儒本乎天性受人之託始終不渝是其信也嚴教子姪居塾伴讀即令嗣顔舒屢上公車君不遠數千里跋涉送試惟恐彼匪之傷是其慈也戚友後進勸加敎廸稍有不善即法語相規是其直也息訟排難指不勝屈全人骨肉尤多周至是其厚也歷年施棺木襄義舉善不勝書即士民中觀感而爲善者亦難枚舉



改字愼思子任學博　覃恩勅封修職郎旣次君懿行並製迎神之詞俾助祭者誦焉其詞曰瀼之水兮淸淸鐵之山兮錚錚鍾毓偉人兮有功德於民手拯兮芸芸其人託命兮蒼生生爲君子兮歿爲神神之降兮雲軿錫禁方兮挾耿耿之元精庶萬病兮回春邁橘井兮流馨願常享兮克誠慰好生兮天心

